



唐嘉辉赛兄（吉打港口）

BABA 蓝天下的鼓手

风雨人生活童年

吉打港口是一个人情纯朴、风俗淳厚的渔村，唐嘉辉就在那里土生土长。常听人说，童年的生活最纯真、最美丽；孩提的时光最无拘无束、也最无牵无挂。他们是温室里的鲜花，沐浴在父母亲无尽的关爱，在庇佑呵护下成长。

和这些孩子相比起来，嘉辉的际遇却不完全一样，因为他得到的只是一半的爱。他生长在一个贫苦的家庭里，排行第二，上有一个姐姐，下有两个妹妹。在嘉辉十岁那年，爸爸便遗弃了他们。为了养育这四个年幼的孩子，妈妈咬紧牙根撑起了这个捉襟见肘的家。

在嘉辉的童年记忆中，他没有父爱，也没尝过父爱，更不知道被父爱是一种怎样的滋味。对他而言，那一段日子是一个没有色彩、断层的空白记忆。虽然他和姐妹们没有了父爱，在只有半个经济支柱的家庭里艰辛成长，然而，庆幸的是上帝并没有忽略了他们。

在嘉辉 11 岁那年，他便悄悄地、在他们不知不觉中打开另一扇门，让他开始接触到 BABA，走进赛的大家庭里，体会到温情与厚爱。

BABA 的邀请卡 - 走进赛的大家庭



11 岁那年，班上的一个同学带他去吉打港口的赛中心参加德育班。从那天开始，BABA 走进了他的生活里，让嘉辉成为了赛组织里的一份子。当时，港口赛中心每个月有派米粮给予贫穷人家，而嘉辉也从中受惠。叔叔阿姨叫他做的事，嘉辉都会把它完成和做好，所以他们都很疼爱 and 照顾他，也教会了他击鼓和打铃鼓。

“在记忆里，当我每次参与唱赞歌活动时，心灵都似有感应，觉得 BABA 的到来，与我们同在，而 BABA 也是直到圣火礼完毕后，才会离开。在每一次的唱赞，我都会默默地向祂祈求，保佑母亲身体健康；姐妹们平安、学业进步。”



说也奇怪，自从他和姐妹们参加了德育班后，他们的家境也感觉比较顺利起来。之前很多病痛的他们也比较少生病了。妈妈看到他们参加德育班之后，都变得比较乖巧和听话，更放心和愿意让他们参与赛中心的一切活动。后来，妈妈也接受了 BABA，一起参加赛中心的活动，这是嘉辉年少时最开心的一件事。

年少不更事，不爱读书也没方向

初中 PMR 考试成绩放榜了，嘉辉的成绩考得很差。他在悲伤和失望中踟躇在继续读书还是停学的十字路口上。在茫然中，幸好得到亚罗士打赛中心吴赛姐的介绍，转到亚罗士打的一间工艺学校继续学业。这为他将来能够进入工艺大学，和现在的工作和事业铺开了一条雏形之路。

工艺学校毕业后，嘉辉和其他的七、八位华裔学生同时申请进入工艺大学（UTM）。他祈求 BABA 能够实现他进入大学的梦想，希望更有能力和机会去参与 BABA 的工作。录取名单揭晓了，嘉辉是这群华裔学生唯一被录取的一个。他当下心生感激，如果不是祂的安排，又怎么会这样轻易的“脱颖而出”呢！

正当大家都为他感到高兴时，妈妈那开心的脸庞中却隐藏着一份的忧虑，因为她清楚的知道，每月只有区区数百令吉的入息，就算她如何的精打细算也是不足供嘉辉读完大学的，更何况还有尚在求学的姐妹！

开学的前几天，亲戚们体恤嘉辉妈妈的困境，东筹西凑的筹集了九百令吉，加上港口的赛叔叔阿姨们的帮忙为他申请到了两千令吉的 Kiwanis 助学金，嘉辉毅然的来到了吉隆坡。他心想：“既然 BABA 安排了这一条路给我走，还有什么好顾忌的呢？还有这么多的赛叔叔阿姨们在身旁支持，我还犹疑什么呢？”

大学生活忐忑不安，赛大家庭伸出援手

1998年初，在当时还在师训学院受训的姐姐的陪同下，来到八打灵杨孔伟赛兄的住家。这是他第一次和杨赛兄见面，也感到他一家人的友善和热诚。杨赛兄还亲自安排送他到大学的宿舍去。

大学的生活毕竟和中学不一样，讲师的教学法也迥然不同，嘉辉经过了一段长时间才适应下来。城市的开销和用费大，不久他身边的钱已不足应付，但又不敢向妈妈开口，因为妈妈负担重也不够钱用。

第一学期的成绩揭晓了，他栽了一个大筋斗，这一次他被校方停学留班了。原因不是好玩无心向学，而是语文和其它科目的基础不足，再加上经济上的烦恼，嘉辉读得很吃力很辛苦，成绩还是惨不忍睹。

学业上的挫折并没有使到他自怨自艾而停下脚步；也没有摇动他对 BABA 的信念。相反的他把这七个月的停学当着是祂的磨练和做工筹钱读书的机会。

“1999年可说是我的人生低点，是 BABA 的恩赐、赛叔叔阿姨们的帮助、支持和厚爱，让我挽回信心。那年，我住在杨赛兄的家，在张赛兄的公司里工作。加上林彩鸾阿姨对我视如己出的关爱，谢云光夫妇的支持及借出一辆摩托车给我方便上下班，赛中央理事会的四千令吉贷学金。。。。总而言之，赛大家庭的无私奉献让我能够在接下来的三年里顺利地完成学业。”

从校园踏入社会，完全不一样的天空

2002年，嘉辉终于毕业，一个新的里程碑，一件值得开心的事。在开心的另一端，却是许多人在事业上找不到扎根点而茫然失落的开始。他则顺其自然的乐得摆脱书本的拘束，到赛中心去唱赞歌、打鼓和祈祷。

为了想多赚一点钱，不久嘉辉选择了在新加坡落脚。他在那边工作了十一个月后，储蓄了一些钱，最终还是不习惯起早摸黑的到新加坡，然后在夜幕低垂时回到新山的那种奔波生活。他和当时的女友，现在的太太（张晓翠）决定辞职到吉隆坡或是槟城去寻找另一片蓝天。

“当时做出这样的抉择的另一个原因是想更方便的回去探望母亲，没想到我们这种先辞职后再找工的不稳重的想法，换来的是六个月失业的惨痛的代价。”嘉辉和晓翠在槟城和吉隆坡两地之间奔波了六个月后，最终在槟城找到一份低薪的工作，暂时减缓了失业所面对的种种精神压力、不如意和煎熬。

2006年是嘉辉在事业上开始进入顺境的一年。他在杨赛兄的推荐下，在吉隆坡一间石油公司求得技术人员的职位，不论是薪酬和待遇都优厚了许多。

在工作稳定下来后，嘉辉把妈妈接来和他住。2006年尾，他和晓翠共结连理，如今他们的孩子也一岁多了，一家四口，日子过得既平安又踏实。



嘉辉体悟到：“回想三十多年的人生路，在没有父爱、贫困的家里长大的我，如果不是认识了 BABA，会有一个怎样的人生际遇？如果不是妈妈的牺牲付出，如果没有走进赛的大家庭里，我想也不会有今天这么一个安定幸福的家。”

嘉辉打从幼年得到赛叔叔阿姨、亲戚朋友们的指导和帮忙，不论是学业、事业、金钱物质还是精神上，都给予他莫大的支持和鼓励，让他在逆境中也能顺利的渡过。诚如 BABA 说的：“爱是施予和宽恕，私是受惠而遗忘。”嘉辉认为他今天所拥有的一切，都是他们爱的施予，更不会忘记他们的关怀善意。感恩 BABA 的加持护佑，赛大家庭的互爱互助，让他在参与赛活动中，广结善缘，从中体会到喜悦，更找到心灵归依处。。。。

2009年3月